

莊子雪

上海千頃堂印行

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

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凡言所出

無一然所不然皆由也由于此意之有然不然不可耳而要之物本非也言日出和

以天倪孰得其久窮年也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釋釋物本無不同但異其形以

意之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物同種其始卒如環之連屬無庸

區其倫類因而齊其是非之論此正所謂休乎天均也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

五十九非也孔子與天德從心而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

人所引之謂孔子之行有是無非而猶自見得是非無定可知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

所慮子不喻莊子之意以為此孔子常憂勤其志以服行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

嘗言此矣而孔子初未嘗自言其知乃學者之事孔子固已謝絕之不必從事於孔子

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

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致壘逆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推

行不負之意蓋云夫人受天之降才同本于太初原虛靈不昧必去物欲之蔽以復其初乃

儒者所生由是聲為律而言足法至若使人不能審好惡而別是非使羣言不得而淆此

立物論齊而天下之紛紜以定此方是至人之道無言之教所不易及者也已乎已乎

吾又阿言乎彼是非兩忘之境吾方有志焉而

未建又安可執一時之是非為不易之非乎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舊註再化謂

鍾量名洎及也弟子問於仲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縣係也言以養不

不及養親也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良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作非有縣係于

罪也之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有良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作非有縣係于

過乎前也孔子言既以為悲喜即已縣係于祿矣若果無縣則菽水鼎鍾無非色養之

也于中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基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

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合參野謂志仁

飾也從言心之莫逆不執是非也通言心之微不分彼我也物與物合一即物物皆

乎其所不知大妙則神矣妙生有為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

萬物皆觀矣來即道集之謂鬼入即鬼神來舍天成就則與天合德不知死不知生則止

果然乎惡乎其適惡乎其適不為私也乃自其生而有死是為實死之所自也為

也而功亦非無至而不私其身而外之私乃自其生而有死是為實死之所自也為

所何分於好惡是非而為有也適也而有然不謬乎則人但當任天而遊已非以有

可無適之司者猶無往不為有也適也而有然不謬乎則人但當任天而遊已非以有

命也莫知其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死之何死之何死之何死之何死之何死之何死之何死之

何其有鬼邪夫由不知死生而命氣反而死則鬼即生也今即鬼也今即鬼也今即鬼也

之氣行不息莫知所終無終則氣反而死則鬼即生也今即鬼也今即鬼也今即鬼也

矣氣有屈伸大妙未始不與之相應而有時或屈屈則不可謂非死矣機有絕續大妙

言

未始與之相應而有時或絕不絕則又不可謂有死矣
天妙之不測如此人奈何拘于是非好惡而不解乎
衆固兩問於景影曰若向也俯而令也仰也恬而令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

也行而令也止何也周兩影外之陰也若謂影也此即齊物論無持操景曰叟叟也矣

稍問也按叟叟或作搜搜者蕭呂註影外微陰非一故曰叟叟不遇畧稍相問之稱稍畧

稍也憑禮謂二叟字皆指食謂之猶云二叟相逢老也則自當不問畧稍相問之稱稍畧

也予有而不知其所以影而不于其所謂也其少給之也則奚稍問者言少問亦可不也

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耶而况乎以有待者乎蛇即有甲蛇不必別有所待也若影之生於形而後吾屯蛇但有蛇無

成焉若遇天陰與黑夜則如寒暑之代謝潛消而不可復見矣然則彼形者非吾之論吾所以

待耶又有待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

而然之意彼來之運靜為陰動為陽無血氣而亦能運動謂之強陽影隨形之往來而與

有問乎俱往來原非血氣之運是彼強陽則我亦與之俱強陽也若罔兩則又因影之

身且不自定其行止坐起又安能定物之是非意而語更為警峭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於秦遊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

汝為可教今不可也舊註陽姓名戎字子居列子作楊朱按子居之沛欲見老子為

不可教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

行不問敢是以不敢令聞矣請問其故教之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而汝也

仰目也。盱張目也。皆視上于目而近。道大白若辱。威德若不足。白顯白也。言人之自敬。雖
傲者。傲則側媚者。至而有道者。遠矣。大白若辱。威德若不足。通達高明而常若卑辱。雖
道大德至而自滿。敬。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
然不可自是。自滿。敬。陽子居蹴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
執中。櫛舍者避席。場者避。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子居既奉老子之教。抑然自下。
次主人極意。奉之。比其反也。則不見其可畏矣。舊註。場。炊也。按左傳。場。當是。對。旅。
燎衣者。盛德若不。見人各執已見之是非。相持而不相下者。由氣於之未取也。故必大。
足乃可適于大道。

讓王第六

東坡謂讓王以下四篇非莊子所作蓋其枝葉太麤恐為人所竄易按南華諸篇皆針對小知小言而發獨此篇懸叙高蹈廉介之行似乏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

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幽隱也言心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

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以下是莊子贊語

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

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二子皆不肯以天下害其生即不以

天下易其生者也視世俗之舜以天下讓善卷循本令常德府武陵縣南蒼山有善卷捨身以陷于富貴者異矣

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

下為哉悲夫予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

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櫛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舊註捲捲用力貌按后以舜

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二子一入山一入海皆

王曾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

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曾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

莊子雪雜篇

卷下

讓王

讓王

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所用者

土地所養者人也。因杖策謀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太王。亶父。可謂能

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

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溺于富貴而患失之。則傷其身矣。若于貧賤而欲去之。則累其形矣。二者重失。是見利而亡其

身也。則惑之甚矣。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搜王逃乎丹穴。爾雅南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

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

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

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者也。莊子以世俗多驚榮利而忘其身故。應舉不

轉出一意云。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與起段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皆別有微

旨而輕輕點逗有含蓄不盡之致。蓋能自全其生而民物無不全其生。即內篇逍遙遊

末四段及應帝王之意。人第知有為之為而不知

韓魏相與爭侵地。于華子魏見昭僖侯。魏昭僖侯有憂色。于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

君之前。如天下訂不渝之約。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

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攫取也。言以一手取天下。則一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

也。于華子曰。甚善。言明也。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故

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又其次也按知輕重一贊語

味不盡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苴有子魯

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

闔曰恐聽者者字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

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呂氏春秋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

下土苴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也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

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舊註此數語莊子自道之辭常人說不出今凡聖人之動

作也必察其所以之即察其所由與其所以為即觀其所安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

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重當此處

輕重之旨作一總束有遺音矣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窮臣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

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

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

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過謂引為已過也豈不命耶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

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

而殺子陽。舊註子陽鄭相為人嚴酷罪者無赦舍人折方。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逐獬狗而殺子陽。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

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

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

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

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

以聞天下也。言不可令天下人聞之。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予其為我

延之以三旌之位。口義三旌三公也卓服。屠羊說曰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

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

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碧虛云誦詩書而發冢居屠肆而守義者何代無之比而觀之可以知愧矣。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禍以為塞上漏下濕

匡坐而弦。匡正。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曳履

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

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

教以為己仁義之患。依托仁義以為奸患。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數語道盡。曾子居衛緼袍無表

顏色腫噲。刺錯。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

踵决曳繼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也養志者忘口體之奉是忘形也養形者不役于勢位是忘利也致道者無為而無不為初未嘗以有心與焉是忘心也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音堅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謂得

友其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魏公子名牟封於中山瞻子魏之賢人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在

江海心在魏闕言其未能無心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則不肯殉物傷生矣中山

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勝也言雖知生可重未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

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言未能自勝則姑順而從之猶不

神惡之矣不自勝已一傷強制之又一傷是謂重傷此非自養之道乃無壽者儔類中人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

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音傘無顏色甚備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

子路于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

者無罪藉藉陵也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不羞若此乎顏回無

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予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削然反琴，舞也。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此即於我如故許，亦即於我如故許。由娛於頽陽，而共恭。伯得乎邱首。舊註：恭伯即共和邱首一作共首。司馬彪云：共伯名以為天子即位十四年，大旱屋焚，下于大陽，兆曰：厲王為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道遙得意，共山之首。呂註：自顏闔禦寇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祿，施子以至貧賤，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俗湛于以至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叙聖賢莫不樂道以忘生，忘生為難，猶且為之，則不生為易可知矣。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魯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

作桐水湯又讓稽光曰知者謂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稽光

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

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一作水此三

富貴為大辱乃至羞死則以身殉名轉非尊生之道矣特以其標傲世之逸志可以厲俗故並及之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

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

之血牲殺也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之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

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

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

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悅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

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

不如避之以潔吾行塗並傍也塗塗炭也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

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土之節也劉榮曰

于外無物則孰幣幣馬以天下為事至於內無我則為天下所歸亦安得而辭如此則

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相湯伯夷之避紂或足履堯門與身居畝畝者無殊致矣

未免有位祿之見存也豈若天下與無天下為天下亦行所無事而已孤鳩鳴高者致矣

者哉然非真能尊生者不能致無功無名之治也非絕去榮利者不足以語尊生也故

歷述讓王之人並及辭祿之士至于隨光夷齊之倫寧死不辱似乎尊生適以害生矣

讓王

然既具此清風高節實尊生之基本也。孔子論仁必先打破富貴貧賤關頭。莊子論尊生亦必先有不屑天下之志。故于舍生逃讓者猶有取焉。

盜跖此篇與一極惡之目盜跖與大威之至聖說為難辨至聖反為目盜所呵蓋更不足據矣孰若齊物論之為愈于末一段亦以明是非不定之意說見篇末舊註此篇詞雄氣逸如洪河疾注不可壅遏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

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

小國入保萬民苦之跖之大罪極惡如此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

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

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說之善視天下無不可化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

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令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

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

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脯之孔

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

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功為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

武冠枝木之冠冠多華飾如木枝之繁也帶死牛之骨以牛皮為帶也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

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徵倖於封侯富

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書脯之膳天下之至是孰有如孔子者而能非之若是

上土子言唯為
卷下
盜跖

孔子復通曰。某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某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唇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某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此段雖

文之言。然明是假借。寓託因不必曲摹。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恆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眾民。是規我以利。而恆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錫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

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暴暴寡湯

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

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

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

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衛君而事不成身道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

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

子路道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

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

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

羞也二帝三王一齊馬倒橫絕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

莖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屠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

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

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磔犬流血操觚而乞者也張其曰曰

乞乞皆離雁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

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

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

孟子卷下 盜 二

灸
以火自
灸

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見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上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耶？」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上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鬚，幾不免虎口哉。」舊註：展禽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八十餘年。若至于路之死，世之叔異說以自是者，何足為奇。直須以盜跖怒罵孔子方是奇耳。又見惠子以同異自是，未必能如孔子。而孔子則竟為盜跖所非矣。施獨不可非也。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子張之學，本有則求利而不勵行者也。故子張問之曰：『子欲求利，何不勉於行義乎？』無行則人，不信任，則無從得利矣。故觀於名之所歸，而計及于利之所在，乃知義之果為當行也。若使奔舍名利，而反之於心，則士之砥行，徒自苦耳。不可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弃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

觀于名之所歸而計及于利之所在乃知以富取信之果為可貴也若子張曰昔者桀

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咋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

也舊註臧聚臧獲竊聚之人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

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擬之孔墨則自謂不足當之以其行誠為士

也認莊子所云儒墨二字後人疑非莊筆此亦一証也然以為似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

也諷孔子則未然以詬而非孔何異桀犬吠堯豈真子大而諷堯乎故勢為天子未必貴

也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所以為利也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

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

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論則非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胸中也不亦

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此申利之所在即義之所歸不必于張

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五紀即五

三綱君臣父子大妻之位也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貴賤有

義乎王季為道嫡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

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子張舉倫常

之大端似不可無矣乃苟得則曰古之聖人固有不無憾于人倫者常以言則行為

行也且子言行止為名而已我言不嫌無恥止求利而已夫求名求利志趣雖殊而要

其實則未有拘于道理而可以得名利曰約以下皆無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

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性本無為為名為利則均

已為早自弃其無為之

惟怡暢去

地而後以富為絕俗超世遂下之貴至重至尊之天爵而為世俗所為之名利已失其性
 是非之情謂之長生安憐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安恐欣之喜不監於心知
 命適意不亦疏乎安憐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安恐欣之喜不監於心知
 體適意不亦疏乎安憐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安恐欣之喜不監於心知
 為為而不知所以為與名就利之為○按身之安否心之悲喜皆不能自鏡其得失但為
 知為主正至成頑皮身為天理此中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患害所寓矣
 無不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無美不備至人之所不得速聖人之所不能
 及不問何人就是神使人之勇力以為威強富則勇者為用乘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則富
 知者為用他富不得使人之勇力以為威強富則勇者為用乘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則富
 明察而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富則賢者為用非享國而嚴若君父非有分茅列爵
 之如君如父此段喜富之無不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
 利盡能極妍是貨殖傳藍本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
 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乃人性之自然
 安得謂非長生安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
 體樂意之道耶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
 不求之度不違其度故自足而不爭不以身心溺于所為故澹然而不求不足故求
 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惟自見不足故求之未
 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惟自見不足故求之未
 則視如敝屣雖禪讓與賢弃天下而不自以為廉也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
 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
 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為廉為貪其實皆由心而分非迫于在外之富貴而定也
 于有餘為患慮周于極則必反則知富貴寔吾性之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
 害此所以寧辭而不受並非謂藉此可以致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

孟子

卷下

盜跖

三十四

美善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已也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

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雍揖遜則天下蒙其澤矣

也卷許由似無心于利寔則就其利辭其害而非以虛崇辭讓也豈有心于與名譽

哉無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如必持其名

命若其支體而絕其甘旨者約其奉養而苟延性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

然而財其甚者也為平均也凡物均平無太過乃為福太過則未有不今富人耳營鐘鼓

莞籥之聲口嗛音現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逸豫而可謂亂矣心志昏亂該

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坂字多也可謂苦矣憤蓄之氣按馮當如馮河之馮言當人積

當是陷溺之甚特異尋常也馮氣憑恃氣欲盡得而私據之也非沉溺於馮言當人積

坂豈不勞苦之甚乎今之營營逐逐者其心力勞瘁注在如是貪財而取慰貪權而

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而安居無事則益思淫慾罔知所返如溺水然飽

顧險阻如馮以肥澤則益加馳騖而不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

可謂辱矣且愈憑恃氣求之而不舍此所謂賤丈夫也豈不自辱其身乎財積而無

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雖焦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積無用之財而服膺恐失憂戚焦

其憂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劫請以威脅取以情干內周樓疏外不敢獨

行可謂畏矣舊註重樓內匪疏軒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

六
七
八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音里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悅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

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

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

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稅大王而逆王意，下不

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千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

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

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粗纓無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闢之事。王乃說悅之。今夫子

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

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

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

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示虛以

利以誘之，後彼而發，乃先彼而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

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士敦劍。實力以莊

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

莊子言惟篇 卷下 說劍

三六

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

曰天子之劍以燕谿地名在塞外為鋒齊岱為鏑音尋劍晉魏為脊音尋劍周宋為鐔音尋劍

韓魏為夾把也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統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

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業之無下運之無旁上决浮雲下絕

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

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桀士為

鏑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業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

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

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

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决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

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

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周不能坐食也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

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服斃忿不見禮皆自殺也

劉榮曰天下事物之情莫不毀異而尊同捐小而慕大以至違害就利往往皆然若

蓋寫至理於微渺必假言而後獲也物情自貴而相賤自是而非而欲以不同期

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夫突鬢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語難者趙王所好非莊子之情

將不其大也則天下則窮四卦下則較其是非者矣夫枉已未有能直
情不過于此聖人調而應之蓋自盜至漁而求豈知言者哉
人則莊子之說劍求合矣蓋自盜至漁而求豈知言者哉
言之大意皆所以相攻而理固微矣若按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漁父第九

東坡謂盜跖漁父二篇似真諷抑孔子然即謂其尊孔子之至亦可益大愚不靈自取桎梏也若不以為非之無定見惠子之徒以辯求勝者真所謂且以孔子生知安行仁至義盡乃從漁父而求所以修身守真則可知所謂大狂也如此方是極則世之挾其私見以為高談奇論得未曾有者亦殊無新奇之可喜矣所以覆倒諸家使之私見以為高談奇論得未曾有者亦殊然而返也特文較淺易不似南華本色耳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

下船而來鬚眉交白披髮揄音袂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

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

族子路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

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平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

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且訖仁則

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離也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

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擊音梳梳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

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

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

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

相應固天地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

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
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
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
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朝觀不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
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
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
齊民不秦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
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譏析交離
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兩容
不拘善否作兩樣面孔以順適逢迎之偷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
拔所欲竊窺意旨拔出于隱微而中之也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
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
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已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
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罹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
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
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問察同

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
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
問修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
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
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
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
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
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猶祿也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人偽而
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
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
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
緣葦間顏淵還車于路授綬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于路旁車而問
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
分庭侂禮夫子猶存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擊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毋太
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

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列御寇第十
此篇亦發明無為之旨以天而不同人主列子驚心于先師以有天

也聖人安其所安古則以兵亡而小者不可知惟真人之無為乃合天也

于天也故不以其天則以聖人之施教尚非天義尤易也若淡人之爵如正考父進之

難如須多方以察之不天者就義易去義尤易也若淡人之爵如正考父進之

而達于大命則與天隨矣竊車如探驥行險以體神而合天也

子不肩文繡而一視焉蟻並置此身于度外所以體神而合天也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督人伯昏督人曰奚方道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

吾嘗食于十餐同穀謂賣穀家而五餐先饋先饋言其敬已伯昏督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

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合參內有寔德固結于中

也外可間謀而成光采為人所窺則外不能泯于無迹也釐如冰凍不解則中不能虛

述則有以鎮于人心使人視之更重于貴者老者則所患由此而釐成矣蓋的然而日

章君子之所患也人既夫餐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列子作無其為利也薄其為

得而窺患不自此釐乎夫餐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列子作無其為利也薄其為

權也輕猶而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萬乘之欲保其利權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

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督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先饋

為驚是善于觀機者所以存于尤無幾何而在則戶外之屨滿矣求保者

者既有可見則人將師保奉汝也無幾何而在則戶外之屨滿矣求保者伯昏督人北

面而立數杖感之乎願循本音頌豎也感之乎立有間不言而出賓擯者以告列子

列子提屨跣而走登乎門追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

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凡動

悅豫而師保奉之由在已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循本才或作性必且有感則

自表其意也出猶表也

列御

四十

無有言說而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即與汝遊者亦莫以相告則

潛已動搖也與汝遊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小無深識遠慮之言適足為養心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存神之大患故盡為人之毒害也何相孰也

成也則孰應作孰古字通用也何相孰也

察也何則怪之辭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遊況若不繫之舟虛

而遊遊者也呂註若為學者日益故勞且憂為道者日損去知巧而復無能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呻吟誦祇三年而緩為儒儒業成也

九里澤及三族俞言為使其弟墨緩自為儒而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程之教

緩自殺爭是非不勝乃至于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為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

秋柏之實矣闔同蓋胡何不也通義闔胡二句諸解無味謂父何不見其成弟之善如

夫造物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此下乃而施如論斷之詞言造物

其彼得之緩弟之為墨固其弟之天也而緩乃貪天以為己功夫是以己為有以異

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掙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造物是使彼能墨而緩以

世之儒皆賤彼貴我自以為有異于人者皆緩之徒也今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

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原其所以昧迷如此者以其全其天也况有道者乎古者

情謂之遁天之刑聖人安其所不安其所不安眾人所不安其所不安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

人云狂之天之分此無為謂所以朱泮平漫學屠龍於支離蓋單千金之家三年

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呂註龍之無所用其巧則亦無所事于絕弃矣此之謂單千金空其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筆乘

戈矛之謂喜怒之戰于胸中者是也庚桑子曰懷志未發兵也呂註兵莫惜乎志錢錡

為下聖人之才立之斯道之斯行可必也然而未嘗必之歸之天而已則不為不得

志之所傷故無兵衆人反此故多兵已則真性盡亡矣而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傲

外求故日行有求若恃兵而求之則兵則真性盡亡矣而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傲

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不知太初所以歸道

竿牘簡牘也所以通書問小夫之知不離問道之俗情則是疲敝精神以役蹇滯粗淺

之末務而欲兼濟乎道與物太一形虛亦甚矣若是者既迷惑于宇宙不免為

形所累不知兼濟乎道與物太一形虛亦甚矣若是者既迷惑于宇宙不免為

與兼濟對形虛與道對太一猶言極均平之合形上形下而一之也彼至人者歸精

神乎無始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

不知大寧物而一形與虛也知在毫毛小知也○按大寧者與物相安于無事不敵其

也精神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

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國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

商之所長也循本槁項者項枯槁無肉黃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一

乘循本座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

矣。魯長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舊註：貞，慎也。棟，通詩云：維日殆哉，坂乎。

仲尼方且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

何足以上民？道法自然，如鵠之不日浴而白，今仲尼方且有聖知為之果，則是欲飾羽

偽之道為精微之妙，旨者天質自然，畫者人為之巧，猶從事華辭紛紜之語，以支離矯

受乎心，不能體神而宰乎神，此無由知其所以然，而信其果當然也。若然者，不能忘心而

其相宜，但繼粟肉以視養之則雖誤，今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

廉廩祿而不至，盡誤眾民，猶其性之本真，而習于後世，慮不如休之，而不用法于一世之

若休之難治也。且使後世無窮之患矣。若為後世慮，不如休之，而不用法于一世之

也。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不齒，人而有治之道，苟施于

守不為者，非天然之布化也。乃習于人偽耳。譬之四民，商賈有心求利，遂未尚詐，不得

與士齒，即或偶以事齒之，不過貌與周旋，士之存乎神明者，終不屑與之齒也。金則有刀鋸

偽之治，豈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過也。斧鉞木則為榘，楛則有刀鋸

者，內刑也。動則為方寸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通宵即小古字

之擾，遇則為神，明之笱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通宵即小古字

唯陰陽之氣亦因之乘，外之刑安能累哉。○陰陽食之，自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註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

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慎撥捐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

去義若執，舊註有外若謹愿，而內寔盈溢者，有內偏長而外若不肖者，有自其負義

此觀察之不可一達。如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猝然問焉而觀其知能，應倉卒則有智，可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急于踐約信也，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處紛難之場而神不擾則九徵至不肖人得矣。法按此段詳言觀人之偽，百出不可一途測也。

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敢不軌。正考父，孔子十世祖也。事

循法度，自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夫指世而

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呂註：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毀則為賊。則賊莫大乎德。

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此必音其所不為也。循本耳目鼻口心

好而警人，不為我，所為者，即是凶德。凡自窮有八極，達有三必。二句總提，形有六府，美

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知慧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

生子雪雅編 卷下 列御

則多招責唯達有生之情者能愧偉自任達于知者雖未及此亦克肖似即踐形唯肖
之肖達天命之大者動與天隨達天命之小者雖不及此亦能安其所遭言所謂通達
者非事乎其外也○按諸解俱蒙混唯循本字字熨
貼羅氏說莊實高出諸家之上故茲編引用為多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莊子而孩視人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

緯蕭而食者緯織也蕭蘆菽也其子投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

斷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

子尚奚微之有哉鍛捶碎之也驪龍墨龍也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

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齧粉矣世之竊祿者大率類此其亦危矣哉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

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莊子人于不死非畏死也臨溺于富貴而死則死非不死矣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

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如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

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微微其微也不微

以意為予奪則心有偏者惟無心則平而有微譬之水焉莫動則平故可以為準而皆

平瞻彼闕者唯虛生白故可以鑒物而有微若心有偏主則不平矣以不平者為平則

其平也非平心不虛空則不微矣以不微為微則其微也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微之夫

明之甚矣意見之不可執而有已失其常心也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微之夫

明之不免逐物而為所使不若如神之氣可以坐照而微之也明之不勝神久矣而有知之

天下第十一

術多而推原道也。自來說莊子南華所謂也。或以為計難於中華大旨。然起段因方術附于老子之術。後未又術之方術。尤支離而道術裂其中。乃悲叙則已。非術則寓之于倫語。方術則已。寔居其至此。莊子之所自處也。而其護持正法者。則寓之于

言不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

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呂註天下百家之學。莫不自

可也。按百家方術。既皆自是。則其所為者。皆各有在矣。然彼不可云術。術之有為無

術也。古所謂道術者。必不在百家之內矣。果惡在乎。曰無乎不在。此其所以神而

不可測也。若問神何由而降。明何由而出。蓋觀于古之聖王。而可知矣。古之聖王。與天同

體。而全其德。合其神。原於一。所以神明也。蓋觀于古之聖王。而可知矣。古之聖王。與天同

化。皆由此而出矣。豈有二乎。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

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皆原於一。者道宗也。亦道之精也。不離於宗。是

名不。一而原。則一皆以天賦于人。者為宗。以人得乎天。之明德。為本。以人變也。兆於變化。謂

本乎天。率乎性。之道。為門。循本云。以天為宗。三句。總說天人神人至人。非不變化。而奪之莫

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得其非也。若兆于變化。是謂聖人。聖

人。則備仁義禮樂之全。積中而發。董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

外矣。猶本以仁四句。說聖人也。董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

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蓄藏。老弱

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若夫天下之民。董然沐其慈仁。則本天德以行王道。之表。率事有參者。則有驗而非虛。理有稽察。則可決而不疑。循本云。其數一二三四逐

也。蓄息者。雞豚狗彘之畜。蓄藏者。倉廩府庫之積。老弱孤寡為意。古之人其備乎。配神者。先農。使皆得所養也。民之理者。治民之道也。以上說君子。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侔於末度。六通四辟。闢小大。精粗。其運

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鄉魯之士

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

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循本自古之人。其備乎

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包括在中。按莊子此段稱述帝王道教精微。博大分

明將。夫子所贊修之詩書易春秋。指數在此。真見得美備之極。無庸更分。支派。再贊

一辭。無如聖賢不作。歧說紛起。竟至道術大裂。所以自已。亦高言放論。不嫌汪洋。自恣

索性。飲醉人以酒。庶幾磨而思返也。外間疑其非聖。反委曲而引附。常經者。皆莊子之所

也。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

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下

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

闕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為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

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猶本天下大亂。以

一察者。只見得一偏。天下之人。多是執一偏之見。以自喜。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知。而

能相通。百工技藝。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徇于一偏。不過為一曲之士也。若判以言不

後世之方術。諸子百家。俱包括在中。皆以一察。自好者。所謂一曲之士也。若判以言不

地之美。折之以萬物之理。察之。以古人之全。則其說。謂一曲之士也。若判以言不

明之容。遂使內聖外王之學。見聞而愈紛。趨向而愈歧。誰復反而求之。人皆各狹。小知。辨矣

求勝。嗟乎。遷流日下。後之學者。見聞而愈紛。趨向而愈歧。誰復反而求之。人皆各狹。小知。辨矣

觀此。可知。聖白同異之流。大為聖道之害。莊子著書。以抑之。實有所不容。道術盡裂矣。

叙諸家做道術而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

流為方術之異者循本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靡體也其急務而為不切之事也古之道術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

墨以自矯拂也備世之急務而為不切之事也古之道術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

固自淳樸如此者按每段飄然而起排數而下有雲垂海立之勢墨翟宋大禽滑釐

子墨翟聞其風而說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

本墨翟之徒乃獨聞此說而喜之於所以繩墨自矯者則力為之而至于大過于所以

樂不侈不靡不暉者益加禁止之唯恐少違而無不循凡所作為止務儉約皆非有可

用亦在所盡者焉舊註大循猶大順也非樂節用墨子篇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鬪

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此數句總言墨氏大旨主于兼

致無可忿怒又好學而專治欲精之且博辨而旁通曲証之似乎不異于古黃帝有成

而寔不與先生同以古之禮樂為費廣用奢一切毀而去之務求節用而已黃帝有成

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

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古者有樂以樂生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

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循本教人以薄恐非所以愛人然他却自行以薄雖然歌而非

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音確此使人憂使人

悲其行難為也恐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

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猶本雖然以下是莊子評品之詞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

薄則其大而撲使人有憂悲而無歡愉其行非人所易為已非聖人中正之道况使而死

下薄其親如路人大反其固有之良心乃天下所不堪墨子雖獨能矯任之奈天下不

下薄其親如路人大反其固有之良心乃天下所不堪墨子雖獨能矯任之奈天下不

下薄其親如路人大反其固有之良心乃天下所不堪墨子雖獨能矯任之奈天下不

下薄其親如路人大反其固有之良心乃天下所不堪墨子雖獨能矯任之奈天下不

下薄其親如路人大反其固有之良心乃天下所不堪墨子雖獨能矯任之奈天下不

堪何夫不近人情而離于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

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索耜而九鳴雜天下之川腓無版板脛無毛沐

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按鳴者聚其流而合之如注之江

是也雜者播其支而散之如疏九河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服跣同

是也腓足之腓腸脛胫也版小毛也曰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服跣同

曰屨麻曰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極理也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翟之法備世

如之急者相里勤之弟子相里里名五侯之徒五侯五等南方之墨者苦獲一已蓋一人

鄧陵子人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觸偶不侔

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奠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其集解誦法墨氏不一

門別戶倍同背誦詐也乖也騎同奇不侔不同也按相訾毀異已者也相應附和同

已者也巨子猶言大人擇其黨之巨者推為聖人尸主也皆願以之為主莫得為後世

傳道之派然而或信或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崇儉勤以備急意亦未將

否至今其論不能定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厚非而其行則太過將

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肢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

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將使後之學者墨自若之極

莫大于逆物而傷性治以任眾適性為上如墨之自若正亂之上而治之下也然墨子

定不甘于自苦而不改真天下之篤好者也彼其心方將求之而恐不得也雖枯槁其形

士夫亦可以無愧也夫稱為才士正誦笑之此方術之至易窮而難通者也才不累於

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佞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

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不負累于世俗不緣飾以接物不苟且以待人不忌嫉以

自白其心古之道術宋鉞刑尹文王時人皆宣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

固均平作冠象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膺合驪以調海內

請欲置之以為主其接物也首在別之使不相侵逼宥之使不若苛急命之曰心之行

心之行故著書以語其心中寬平之容因以心行命篇蓋以人第知有躬行而不知有

關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賂而不舍者也故曰

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救強賂不捨欲皆置之以為主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

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

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被雖自以為能平物我然其為人之則太多而自為之

但欲得備一人之飯足矣所恐者先生不飽若弟子則雖受飢亦不敢自為謀而忘天

安思以山林高寄反傲乎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

如己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不為苛察

所見之明不己若也務以養人者不假以自養也設有以此為無益于二者則謂其

贊位所小則日用常行精則性命微粗則事器物數固不可見得聖賢學問大則存其

曲之士也此方術之所行亦止于如是猶未免為一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

無主者遇事決然行而不先立主意也趨物而不兩者隨事而趨不生兩意彭蒙田

已謂古者有道之人不外能濟萬物至于無其風窳然也郭註逆風聲惡可而言常反

是非而已故遠傳至慎到皆以塊然為道也其風窳然也郭註逆風聲惡可而言常反

人不能觀而不免於斷斷由慎到而彭蒙之師其風窳然也郭註逆風聲惡可而言常反

事物而觀其不齊之殊致以為行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題不免於非物付物而

無事而不免于斷斷全無圭角也故其所謂道非道而莊子之非宗老氏明矣彭蒙田駢慎

是。三子學本黃老而莊子云其所謂道非道則莊子之非宗老氏明矣彭蒙田駢慎

到不知道雖然繁乎皆嘗有聞者也然則三子者皆可謂之不知道者猶愈于偏執已見

以爭辨是非者也此其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

方術又視宋尹為更奇此其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者無有者道之本也以本為精則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

如是。關尹老聃尹喜字公慶老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

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初也務極清淨是以之為主也一切虛空不見可

競則表丁外者但濡弱謙下而已然物之歸根也物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無居

不可見而物實不毀故其虛也正其所以為寔也物關尹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無居

也惟虛故靈也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勿忽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

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靈之體可自無而同不可力摹而得不為物先常為物後則

虛靈之用也關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循本辱即

尹之說如此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常情以落後為垢也故不取

皆虛而有容之處故以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常情以落後為垢也故不取

也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藏而量無窮故不取寔而取虛則常有餘歸

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歸然特出之貌既歸然而無左支右詘之

莊子雪雜篇 卷下 天下

龍久勿作寂冥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

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無形不可見也無常不可測也以為或死或

則有立於混闕之先者矣以為神物無一色雜于其中而又有體物不遺而為與天地並與

矣其甚哉古之混闕之先者矣以為神物無一色雜于其中而又有體物不遺而為與天地並與

所歸也古之混闕之先者矣以為神物無一色雜于其中而又有體物不遺而為與天地並與

更焉闕老止在自有一直探源于先天地氣無一色雜于其中而又有體物不遺而為與天地並與

之上觀此段遂不見復深考豈不莊子為專明老莊于聞其風而悅之說已與莊子通以平

也之術後人遂不見復深考豈不莊子為專明老莊于聞其風而悅之說已與莊子通以平

以認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崎見之也舊註他無情

畔也○按瑞端緒也崖岸也猶言無起止也儻苟也語雖恣縱而中有微旨荒原無域

然蓋以崎零其意而崎零見其意也自五帝三王文武周孔之中有微旨荒原無域

田之正區也其餘諸家猶之乎邪曲不可井而為崎見之也自五帝三王文武周孔之中有微旨荒原無域

其書為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崎見之也自五帝三王文武周孔之中有微旨荒原無域

其詆訾先聖處都非認真須得其言外意以天下為坎蜀不可限生吾以語家龐

於物不削於人紀益曰不深則堅剛不約則果銳圖功而物之堅者必先觀之諸家

必先挫故常寬容于人而不深則堅剛不約則果銳圖功而物之堅者必先觀之諸家

各欲立異以鳴高若出諸家而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皆合而觀之諸家

皆博大之極也若闕老者尚古之博大真人哉此方術之奇也○莊子之意以

為伏義神農黃帝以至周公孔子因大道之正傳至異說爭鳴各立奇也○莊子之意以

使知愈萬愈奇不遇方外之談無幾飽餐石者復歸而求菽粟于非切山野荒俱在

所廢耳觀此自序具見維持正道苦心不然直一無忌憚之尤敢于非切山野荒俱在

龍久勿作寂冥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

矣其甚哉古之混闕之先者矣以為神物無一色雜于其中而又有體物不遺而為與天地並與

則有立於混闕之先者矣以為神物無一色雜于其中而又有體物不遺而為與天地並與

矣其甚哉古之混闕之先者矣以為神物無一色雜于其中而又有體物不遺而為與天地並與

所歸也古之混闕之先者矣以為神物無一色雜于其中而又有體物不遺而為與天地並與

更焉闕老止在自有一直探源于先天地氣無一色雜于其中而又有體物不遺而為與天地並與

之上觀此段遂不見復深考豈不莊子為專明老莊于聞其風而悅之說已與莊子通以平

也之術後人遂不見復深考豈不莊子為專明老莊于聞其風而悅之說已與莊子通以平

以認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崎見之也舊註他無情

畔也○按瑞端緒也崖岸也猶言無起止也儻苟也語雖恣縱而中有微旨荒原無域

然蓋以崎零其意而崎零見其意也自五帝三王文武周孔之中有微旨荒原無域

田之正區也其餘諸家猶之乎邪曲不可井而為崎見之也自五帝三王文武周孔之中有微旨荒原無域

正論以危言為曼衍如危之日出若不經以重言為真非謬真也却偏借重于古

言為廣他已之意自恣也却寄托于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不謹是非

以與世俗處其言窮高極遠吐棄一切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超出于萬物之上最遊也

忘莊子立言之大旨與其作書之體製此段自序已道得透顯之其書雖瓌璋而連

行後人每就中獨一二句與行說以為獨得精理何其贊也何其痴也

行音無傷也瓌璋奇特也連作宛轉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而變化神奇可以寫目

復彼其充實不可以已胸卓于形上道理寔有所見而不自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

死生無終始者為友與造物者遊全體一太極也外生之氣無終始所以離人天也造

師所言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闕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調適而上遂矣其所以為立

極也無極之理宏大而開辟深闕而恣肆其于大道之宗由形下雖然其應於化而解

推歸形上能發揮盡致大暢其說可謂稠適而上達矣遂猶達也雖然其應於化而解

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竭乎昧乎未之盡者內其所以應古聖之道化而下解

後世之迷惑者其理不竭于所言其言所自來似脫胎于黃老而寔非由彼而蛻出也

更有芒乎不則昧乎若迷而未盡于言中者不過以方術紛靡亦與之為無町畦與之

為無端崖達之入于無疵以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應物之

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循本前懸言

多方則所謂方術也其言不中于理逐一付度事物之意而言之按惠施意在獨言

萬物以天則皆至大無外謂之大一分哉但自至微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中方中

積之無厚不可積即無大不可積其大至于千里可也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中方中

晚物方生方死晚日景物之生死皆合之為同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

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若大者同而小者異而為之同其盡異者謂之大同異南方無

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汎愛

萬物天地一體也通海之環南方最為浩渺本無窮也而以為天地之際可極焉今日

可解自以為能知天下之類央却只據其所處之體雖遠絕儼同官骸此惠子之所

央也汎愛萬物雖天下之類央却只據其所處之體雖遠絕儼同官骸此惠子之所

說則喜惠施之所非演而益誕以與此相應者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

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天下靡然從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

丁子有尾火不執山口口輪不踈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

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

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楮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

身無窮必盡反故常欲於沒道強詞奪理于是支離其說謂毛羽生于卵中則卵

犬非羊有毛雞兩足而運足者意也則為三足郢楚都本侯國而稱王是有胎生而胎

有胞以襄之如卵然是有卵也丁子舊說以二羊則犬竟為羊耳有何不可馬胎生而胎

蠟山本靜而空有足無尾是似有口輪以行地後却有微尾無不熱然處寒則不覺其

竟不跟各出者若關一有所蔽則不見指與指並一有不相連而至於不絕繩墨則短于

殊以知則必動而寔形于蛇也非影之動也人若鑿指馬則合而廢繩墨則行發之而

飛鳥動則必動而寔形于蛇也非影之動也人若鑿指馬則合而廢繩墨則行發之而

不審固則不至於所止之處狗犬一而無蹄疾而發之則行發之而

而黃之驥則即謂之未嘗有母狗亦可一尺之楮亦其色也即白為黃馬一驥牛二也

生而既孤則即謂之未嘗有母狗亦可一尺之楮亦其色也即白為黃馬一驥牛二也

辰轉用之則萬世不竭當時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和終身不知窮止○右參用值本

桓公孫龍辯者之徒師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心不能服人之心

也如桓公孫龍輩正辨者之徒也以強詞奪理是飾人心之巧思此圓于一曲之見而

不能自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抵如作抵言其大

拔者以其心知此其根柢之病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

者競為怪誕此其根柢之病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

無術存自雄之壯乎言吾之術始言其多方終以為無術則並方術亦無矣南方

有倚崎人焉曰黃綽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

古人答問必先辭以不知而後述所聞故記云問禮答以禮君子徧為萬物說說而不

謂之不知禮惠施不辭而應是自是之基也不慮輕心掉之也君子徧為萬物說說而不

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為

萬物說物而為反常之說也其言多而怪專以反人之常弱於德強於物其塗墮矣

循為寔然務欲以勝人為名故不足服人而與眾不適也常弱於德強於物其塗墮矣

塗路也墮迂曲也言施所由之路迂曲不正如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

蚤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之惠施自以為壯如天地而不知以天地之道觀夫充一尚

可曰愈貴道幾矣得道之一端而充之即辨猶一蚤一蚤之道尚可知以一曲之足惠施不能

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平以善辯為名惠施並未得道之一曲以自寧卒欲以善辯

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猶放蕩也呂註無聲則嚮絕處陰則影滅已無我則天下莫之爭施雖有才而不知出

惜而悲之○按莊子稱墨禽曰才士于惠亦曰惠施之才蓋惠施正學墨禽之自

是而好辯者也此篇以墨始以惠終可知南華一書總以杜異說之多而不休也

天子曰佳篇 卷六下 天下 九十一